

# 土耳其海边的炼功人



据不完全统计，  
法轮功已传至80个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  
法轮功已传至80个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  
法轮功已传至80个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  
法轮功已传至80个国家。

# 明慧週報

•城市绿洲• 第51期 2006年1月20日

## 清风吹度密西西比

【明慧网】美国密西西比商业电讯报记者Vicky Newman通过采访法轮功学员，发现人们通过炼法轮功可以改善健康。

密西西比商业电讯报(The Commercial Dispatch)2006年1月8日报导，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居民王杰生，1996年来到美国，在休斯顿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在他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发现视觉出了问题。

“当我注视电脑荧光屏10到15分钟时，我的眼睛就开始痛了，”王说：“我去德州医疗中心的眼科去看病，那里的医生发现我的眼底可能有一些问题。”



▲人们在学法轮功第五套功法

其他生了检测，结果了上述诊断，但是医生对无法医治。

“他们让我回家，等病的更重了再来。医生帮不了我，于是我开始在中国传统医疗方法中寻找。”

在中国，1999年末，王的母亲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因为她炼法轮大法。在休斯顿，王在大学里看到一张传单，登了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参加。每天他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炼功。几周后，他的视力得到改善，那种疼痛逐渐消失了。他的视力显著改善。

“我完成了博士学位，”王说。他现在在阿拉巴马州的一所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那时，当我的眼睛有问题时，我哭着对太太说：‘如果我的眼睛瞎了，那我怎么能继续学习取得学位呢？’法轮大法就是这样帮助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帮助其他人的原因。”（接下页）

## 让仇恨成为过去



“你们知道索林根十几年前的那场大火吧，那几名死去的妇女中就有我的亲戚，那场大火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相信这世界上有好心人存在。可是今天，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们完全没有为了自己什么，而是发自内心，要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能感到你们是好心人，是你们改变了我的心，我今天获得了新生！” ◇

## 辽美教师杜安利被迫害致疯

辽宁省欧美艺术服装学院教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杜安利，在被张士教养院非法关押的两年中，遭酷刑折磨致精神失常。2005年6月杜安利被放回家，但昔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他已无法正常生活、工作。

2003年3月19日，杜安利在沈阳卷烟厂附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沈阳市和平区遂川派出所警察绑架至和平区看守所。在看守所，杜安利抵制穿号服，恶警竟授意全号男犯多次殴打他，造成他身体多处软组织受伤。半个月后杜安利被转到沈阳市张士教养院迫害。

2003年4月7日，杜安利刚到张士教养院就被关在臭名昭著的张士小楼洗脑班。在恶警史凤友带头集中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恶警宋百顺为首的四名警察二话不说，把杜安利绑在两床之间的横杆上，呈十字形，剥光衣服，只剩一条内裤，用衣服蒙头，同时用八根高压电棍电击杜安利数小时，直至电棍没电为止。使杜安利头部、面额、唇部、脖子、胸部等处大面积流脓、滴血不止，惨不忍睹。

即便这样，恶警还不罢休，

当天晚上又对杜安利下毒手，重复用八根电棍同时电击，同时恶狠狠的只问一句话：到底转不转化？直至电棍没电恶警才停止，杜安利的面部肿的老高，五官几乎难以辨认，已是流脓滴血的伤口更加雪上加霜。

第二天晚上，四名恶警如前一天一样，一人手中两根电棍，对杜安利电击，直至八根电棍没电。张士教养院还别有用心的让杜安利观看他们电击一名犯人的情景，那名男犯因承受不住，撕心裂肺的喊叫。在巨大的精神心理刺激下，杜安利整夜无法入眠。

2005年3月，张士教养院解体，杜安利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到沈新教养院。6月中旬，沈新教养院不得不带病情恶化的杜安利到多家沈阳医院检查，最后均鉴定为精神分裂，这样杜安利才被放出教养院。

回家后，杜安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在这之前，杜安利是辽宁省欧美艺术服装学院的教师骨干，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他在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样一个好人竟被迫害致疯。◇

十四年前，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Solingen)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然而1992年11月23日的一场大火，却使那里成为世界的聚焦点。当时一些极右分子排外，用装有汽油的啤酒瓶扔到外国人的家中点燃大火，五名土耳其妇女成为仇视下的牺牲品。这件事在德国以至世界引起轰动，人们纷纷举行集会谴责这种仇视行为，无数的鲜花堆放在被焚烧的楼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抹去悲剧的痕迹，逝者已去，留下来的人却难以释怀。

十多年过去了。一天，20多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在市中心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很多路人表示关注。

一位土耳其男子，手里拎着两个大购物袋，和他的妻子路过展台，他停下脚步，张着嘴，目不转睛的看着，随后他让妻子先走，自己就站在原地看。他围着展台转悠，和学员攀谈，观望，几乎待了一整天。

临行前，他对法轮功学员说：

# 《同一首歌》：残酷迫害中的一环

《同一首歌》由风花雪月的辞藻、歌星的情感演绎堆砌而成，可能大多数人听了，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一首歌而已。可是一位硕士毕业于名牌大学，后分配在某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法轮功学员，2000年因给江泽民的一封信而被判一年劳教。她称，“同一首歌”是中共用来系统性精神摧残（洗脑）法轮功学员的一环，当年她唱完后，失声痛哭了几个小时，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至今让她难以忘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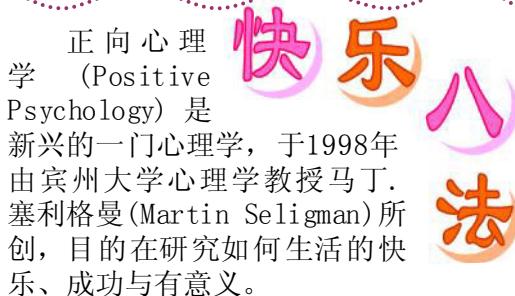
通过洗脑达到“转化”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和目标，而大部份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拒绝被“转化”。于是，从中央层层下达“转化率”指标，逼迫法轮功学员面对“转化，精神死亡；不转化，肉体消灭”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之后，是在长期的、多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折磨和侮辱下，比如女性被剥光衣服投入男牢，铁丝吊人穿透肉入骨致残等等。在极

度的恐怖下，在求死不能的环境下，或者是在各种利诱威逼下，尤其是在父母、兄妹、妻子、儿女受到极其严重的牵连和迫害下，甚至有些亲人被迫与警察“610”官员共同参与洗脑的情况下，有的人妥协了；或者是在长时间大量的专业心理学人员制造的心理进攻和谎言的迷惑下，精神崩溃，心灵毁灭，认同了迫害的理由，接受了洗脑。于是警察要庆祝洗脑成功，“犹大”要邀功请赏，被“转化”者要被迫认错、感恩“被救”，被要求唱“同一首歌”。有的学员回忆讲，中共的劳教所就象是一所摧残人的精神妓院，让人出卖灵魂还要强颜欢笑。

歌后，中共用“同一首歌”和强制产生的“转化事迹”愚弄民众，进行全民洗脑；同时标榜自己，掩盖罪恶。

无论是纳粹还是民间的强盗，多是在物质上的掠夺，或肉体上的征服，而中共的洗脑则是除物质和肉体的肆虐之外，更为残酷的是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毁灭，是对人性的灭绝。◇



正向心理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最能让我们感到快乐？研究结果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财富、学历与青春对快乐的帮助都相当有限；婚姻的影响好坏参半；倒是宗教信仰与亲情友谊，才更能让人们快乐。

正向心理学认为人的快乐基点可以调整：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先天人格特质的快乐水平。

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家桑雅·吕波密斯基(Sonja Lyubomirsky)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八项具体可行的做法：心存感激；时时行善；品尝乐趣；感戴良师；学习宽恕；爱家爱友；照顾身体；逆境自持。◇



2005年6月5日早上，我突然接到在沈阳住的妹妹的电话。一上来妹妹就说：“姐，我告诉你一个喜事，我胳膊摔骨折了。”我一听愣住了，骨折了，怎么还说是喜事呢？

原来妹妹把胳膊摔了，让孩子送医院，透视拍片是胳膊两处骨折，在医院处理完之后回到家疼的很厉害，直在地上打转。这时妹妹想起以前来我家时，我曾告诉她遇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就照做了。

妹妹说：“真神奇，果然胳膊不疼了，一觉睡了四个多小时，醒来后，胳膊不但没肿，也不疼。我高兴极了，法轮功真救了我。这不是喜事吗？”

第二天我去沈阳看妹妹，发现她面带笑容，精气神还挺足的，真不像刚受过伤的，邻居也都说“她倒精神起来了”。

这次我带去了一部份大法资料要发，她说：“姐，你别发，留给我发吧，我要报答法轮功，今后我也修炼法轮功。”临别时，



我给她一百元钱让她买点补品、水果，她说：“你把这钱拿回去，替我做法轮功真相资料用吧。”◇

到第二年（2002）的春天，她就到我们的花园上班了。”

林对法轮大法也有亲身的体验。在妻子从台湾返回前，他在电话里听完了他妻子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他就在网上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并和她一起炼功。他说，不久他发现，他的过敏症消失了。

法轮大法是修炼。“它不是宗教，”王说。“它是用于改善精神和身体健康。学员们按照真善忍的原理行事。这些原理指导修炼，非常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精神和人的健康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应该想好东西，不要想坏东西。法轮大法是一种和平且放松的功法，所以能改进身体的健康。”

2001年9月，林的岳父去世。的妻子，尽管持续不断的疼痛，还是决定回台湾看望她的家人。三个月后，当她回到斯塔维尔市的时候，林惊奇的发现她的健康改善很大。她已发现了法轮大法。

“在台湾，她早晨出去散步，看到很多人在公园里炼法轮大法，”林说。“她加入了。五个月后，她完全恢复了健康，没吃一片药。她于11月份开始炼法轮大法，

